多数最多。 一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我的电影情怀

□ 郝艳娥



妈妈爱看电影,我和哥哥从小就跟着妈妈一起看。记得很小的时候,村里经常放电影,当高音喇叭在寂静的村庄嘹亮地响起"广大村民请注意,今晚演电影"时,村庄立刻沸腾了,紧接着每家每户就开始紧锣密鼓准备晚饭,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,盼望夜幕快点降临,匆匆吃点饭,兴高采烈地拿着小板凳去占地了。

放电影的场地一般选在村里地势较低 处一块宽敞的平地上,秋冬一般7:00后开 始放电影,春夏一般8:00开始放电影。 伙伴们都是提前去占座位,嘻戏打闹,场地 上立刻尘土飞扬,直到电影开始方可安静 下来。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,并不真懂电 影,只为凑热闹。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的是 《山菊花》《白毛女》《红牡丹》,当看到著名 演员倪萍扮演的桃子遭受国民党的迫害, 看到喜儿爹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迫至 死,看到红牡丹用辫子打秋千表演杂技等 时,禁不住嗷嗷大哭,全然忘记是在大庭广 众之下, 惹的周围人直盯着我看, 妈妈赶 快搂着我说,孩子,那是电影,不是真的。 我还在哽咽……有时电影散了,孩子们却 睡着了,叫也叫不醒,我常常记得妈妈背 我哥回家的情景。我瞌睡少,一般睡不 着,我哥好玩,经常看不完就睡着了,睡得 很香,我妈又舍不得强硬叫醒。我一手拎 着小板凳,一手拽着妈妈的衣襟,妈妈一 只手拎着板凳,一只手还得护住我哥,怕 掉下来,这样母子三人一路踉踉跄跄,还 得爬一道长长的陡坡才能回家,到家时, 我妈早已经累的满头大汗了。但爱看电 影的妈妈不管地里劳动多累还是坚持有 电影必看。

爸爸也爱看电影。当时爸爸在介休印染厂工作,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部分钱订阅《大众电影》。暑假去爸爸那里度假是我们最开心的事。厂里每周都会放电影,小孩子们只要跟在大人身后,就可以遛进去。记得影院门口有许多小商贩,有卖瓜子的,卖冰棍的,有时也有卖甘蔗的,一段段整齐有序地放成一排排,非常好看。我喜欢吃瓜子,每次看电影,就从爸爸攒下的硬币中拿上5分钱,递给卖瓜子阿姨,阿姨便会用白色的大酒盅满满贴时数起来,我开心地嗑着瓜子,细细品、特了代人

爸爸订阅的《大众电影》设计非常精美,封面大都是演员的艺术照或者电影的宣传照。对于爱美的女孩,最喜欢看穿着漂亮衣服、打扮时尚的封面演员。当时我们的衣服都是妈妈自己缝纫的,买衣服穿对农村孩子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。只能看着画册,幻想着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样子。张瑜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,《小街》《庐山恋》《知音》中清纯的画面刻印在我的记忆中,至今影响着我的审美风格。

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,村子里很少放电影了,即使放,也很少有人去看了。《西游记》《霍元甲》《十三妹》《阿信》,琼瑶剧等一部部连续剧牵动着人们的心,电影好像被世人遗忘。我也因为读书,几乎不看电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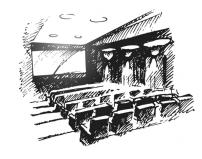
直到去了山西农大读书,又开启了我的看电影之旅。农大每周都放电影,常常和宿舍的姐妹们或者老乡们拿着马扎相约着去看。后来恋爱了,和现在的爱人一起去看,我依然爱嗑瓜子,爱人则喜欢喝农大自制的酸奶。农大的电影场地是在

操场隔壁的一块空地上,正面收费,反面不收费,但影像是反的,被同学们戏称"穷人台",我们偶尔也会去"穷人台"反面蹭电影看。

毕业之后,忙于工作忙于生计,偶尔看电影主要是通过电影频道。直到去年,应儿子邀请,去影院看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唯美的画面,超强的立体感设计,身临其境,仿佛自己就在那粉红的桃花园中漫步。特别是《战狼》中那一颗朝我们扑面而来的子弹,不由得让观众躲闪不及,再配上香喷喷的爆米花,舒适的座椅,适宜的空调,看电影真成了放松心情的一种好的生活方式,难怪好的电影票房节节攀升。

我爱电影,那里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,有我青春浪漫的爱情,有伴我一起成长的亲人,有我甜蜜的回忆和美好的梦

弹指一挥四十年,我国电影事业翻天 覆地的发展变化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丰硕 成果的一个小小缩影。中国越来越受到 全世界的瞩目,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 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作为伴随改革 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七〇后,我们内心有 无限的感慨,有无限的感谢。真心祝福我 付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,人民生活越来



通讯员发稿"驶"上"快车道"

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,一件事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。 笔者是一名为各级新闻媒体写了30多年新闻报道的农民通讯员,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与变化,有说不尽的豪情与骄傲。就从农民通讯员写稿、投稿的视角说说这改革开放的一些亲临变化经历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我国的信息产业不发 达,老百姓想与身在异乡的亲朋好友交 流,方法无非是依赖信件和拍电报。那时, 谁家有啥事都得通过邮局寄信的方式联 系,来回需要半月二十天才能"互通有 无"。有急事想早点与对方取得联系也只 能是拍份电报,但也得两三天。多少年来, 我国的城乡群众都是通过这种"桥梁"互 相取得联系。信息化建设在我国迅猛发 展,不仅城市里的人们不再写信,就连农 村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。许多 农民都把写信这件事忘得差不多了。这 不,我的三个儿女在城区和太原、大同,经 常都会用手机和徽信和我们视频通话,或 写上只言片语。在农村要和外界联系或 者想获得致富信息,拿起手机,打开电脑 马上就能搞定,再不用日思夜盼等待信件 抵达了。网络通迅的普及拉近了人们之 间的距离,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人们之间 相互联系沟通的渠道发生了实质的变化。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这些基层

通迅员,为上级新闻单位采写新闻稿件时, 都是写好后,定了稿在工工整整抄到稿纸 上,同样和寄信一样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或 者在信封右角写上"国内邮资总付第 X 号",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。一般情况下, 须一周左右才能送到编辑手中,这种方式 对时效性较强的稿件就大打折扣了 1983年春.我采写的一篇抗旱稿件.就是 通过写信的方式寄到某报社,到稿件见报 时,已过去一月有余,然而被采写抗旱地区 已经历了三四天的连阴雨了,给报社和笔 者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到90年代初有条件 拥有电话的家庭,可以说是凤毛麟角,因那 时仅初装费就要七八千元,而农民一年才 收入顶多四五千元。到90年代中期、农村 村委会开始装有电话了,比较富裕的村农 户家还可装分机号,虽然没有普及到户,但 毕竟方便多了。我们这些"土"记者也能 隔半月二十天也用电话和编辑部的编辑 老师互相沟通了,编辑记者也用电话指导 我们如何采写新闻并约写各种稿件,通迅 员也常用电话把时效性较强的稿件通过 电话口述传到报社,报社快讯组再选编, 办事效率比80年代提高了许多。步入21 世纪程控电话通到千家万户,我也开始用 传真机给编辑部投送稿件。

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,彩电、冰箱、手机在广大农户家中得到普及,电脑也从机关和"贵族"家庭走入了

寻常百姓家,像我这个写了30多年新闻 稿件的农民通迅员如今也不再用电话、 电报、传真报道新闻了,更不用写信的方 式投寄稿件了,而是和职业记者一样用 电脑编写新闻稿件,用E-mail直接发送 到报社编辑的邮箱里。编辑采用稿件少 去了电脑录入的环节,不仅编辑省时省 力,而目时效性较强的稿件还可用微信 直接交流发送,第二天就可见报,大大提 高了稿件的时效性,也使农民通讯员体 验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效率,显示出了 改革之神功、发展之神效。从基层通讯 员写稿、投稿实现了无纸化、现代化,印 证了"飞速"进步之快。40年,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间。但是,这40年是我 国改革开放,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不断前进的40年;是社会经济发展和 科学技术进步的40年;是中华民族史册 上值得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40年

说一千道一万,总归一句话,40年的 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新变 化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,书写了 一个古老民族的传奇。我们歌颂改革开 放的成果,就是激发人们豪情满怀,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, 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,坚定不移地推进 改革开放,为实现亿万人民的中国梦,奋 斗不止。让我们携手共同迎接更美好的 明天吧。 偶尔上街,竟然发现影剧院被拆除了!

· 影剧院又叫"礼堂",座落在县城 的中心地带,也算是七八十年代的地 标建筑。那时看电影是最时尚最潮 流的娱乐方式。通常人们会在晚饭 后光临影剧院看电影,或者散步,或 者凑热闹,所以影剧院门前常是人来 人往,川流不息,遇上"好电影",售票 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,小孩们则会 混迹其中,穿梭、打闹、奔跑。 电影题材已经逐渐丰富了,印象中战 争题材的有《大渡河》《从奴隶到将 军》《小花》等;武打的有《少林寺》《武 林志》《木棉袈裟》等:越战的有《高山 下的花环》《铁甲零零八》《自豪吧母 亲》等;后期还有"给社会主义抹黑"的 《老井》《红高梁》等当时争议影片 至于《庐山恋》《归心似箭》《牧马人》 等"恋爱片",由于那时小,倒不怎么 "爱看"。记得演《白蛇传》《少林寺》 等影片时,全城轰动,人们奔走相告, 当时两小时一个场次,而大部分场次 就是单位和学校倾囊相助,雪中送炭 的"包场票",往往是前场观众未退,

后场观众接踵而至,影剧院门口万头攒动,人声鼎沸,水泄不通,堪称当时的一大特色盛景!

影剧院一进去是门厅,会卖《大众电影》《电影故事》《上影画报》等电影杂志,记得是一两毛一本,封面都是当时当红的影星如陈冲、刘晓庆、斯琴高娃、张瑜、龚雪等,一个个"天然去雕饰,清水出芙蓉"似的清纯脱俗,是当时国人的共同偶像。影剧院台阶下面两侧有宣传橱窗,对新影片进行简介宣传,图文并茂,引人驻足。院内有许多卖零食的小贩,多是本地自产的南瓜子、葵花子、花生、米花糖、碗团等。夏天会有冰棍、汽水等,价格五分至一毛不等;冬天会有价格昂贵的苹果、梨,被小贩整的干干净净排列整齐。每个摊位前都点着桔色火焰的电石灯,冬天小贩们会穿着厚厚的棉衣裤鞋抵御风寒。当时五分钱的葵花子就够一个场次吃了,记得我有次吃了个苹果,甜甜的、冷冷的、脆脆的,才知道冬天的苹果居然这么好吃!

在春节的时候,影剧院更是人潮如拥,热闹非凡。 男女老少,穿着缝纫机缝制加工或自己家做的崭新的 年服,"春风杨柳"般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全新的"风 姿"。那时每年流行的衣物虽然有"特色",但是颜色品种比较单一,如果今年流行"劳动布裤",那么满大街都 是"劳动布裤";如果流行"青年服",眼帘中晃来晃去的 必定是"青年服"。不像现在,各种款式样式五花八门, 个性彰显十分明显。记得西服领带刚时兴的时候,偶 尔有此类人走上影剧院台阶,大家的眼光仿佛像刺一 样扎来,有赞叹的、有羡慕的,更多的则是嘲讽的、冷眼 的,颇令"西服领带"者"满脸绯红"甚至"无地自容" 唯有顽劣少年不去思量这些,新衣服兜里随时掏出"摔 炮",张手就往地上墙上玻璃上乱仍,巨大突然的炸响 会令许多人"提心吊胆",防不胜防。快到十五的时候, 对面的文化馆会张灯结彩,进行猜谜,灯展,以及游戏 等"春文"活动,和影剧院互为彼此,一唱一和,相得益 彰,彼时,灯火灿烂,游人如织,民众其乐融融,颇有 时瑜亮之效! 给民众的春节生活增加了许多祥和吉庆 的甜密气氛,也给一代人留下了温馨美好的记忆! 在记忆中,影剧院也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快

在记忆中,影剧院也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快乐。比如遇上四月十八古会,影剧院就会一晚上连演四场电影,对一部分赶会的远方人来说,看个通宵电影,饱了眼福,也间接解决了住宿问题。对于我来说,却是一次经历和体验,我把我的第一次"大夜班"给了影剧院,虽然很困很累,但是熬个通宵连看四部的侧临是觉得新鲜刺激,意犹未尽。有段时间影剧院的侧墙上,他看了几缝,我也鼓起勇气学着别人溜进去,借着黑暗偷偷偷摸,东躲西藏,"做贼"似地看了几场电影。也算是"勇敢了一回","长了点见识"。那时,放映中间经常冷停电,据说是没和"电老虎"搞好关系,有时会停一两个小时,这时,就会口哨声四起,瓜子皮乱飞,观众骂声一片,那种黑暗中等待的困劲,忍耐和无可奈何虽然难受,但是还是不舍离去,来电依然会兴致勃勃看到十一点多钟散场回家。遇上"好电影",散场时会有一种"轻舟已过万重山"的特别轻松快乐感觉!

八十年代中后期,随着"飞跃""金星"等黑白电视的人家进户,影剧院也加快进入了"中老年"时代。看完《老井》《红高梁》之后,我就很少光顾影剧院了:再后来,偶尔路过时,依稀有种"门前冷落鞍马稀"的感觉;再后来,门厅里成了廉价商品的销售点,窗口玻璃上横七竖八贴着"大处理""大甩卖"的广告字样,门口则多了跳广场舞和扭秧歌的大爷大妈们……

如今,影剧院终于给拆掉了,慢慢地,人们会逐步忘记这儿曾经有过"礼堂"的存在。"清河东边旧时月,夜深还过礼堂来"。只有静夜的月儿,用如水般的柔情,会讲叙着这里的曾经,娓娓而来,飘飘而去……